



N 法治日报

近年来,被称为“儿童成长陪伴师”的新职业悄然兴起。他们既非传统意义上的家教,也非人们熟知的保姆阿姨,其核心在于“陪伴”。他们专注于陪伴孩子学习、运动、玩耍,并在陪伴的过程中细心观察孩子的习惯,以引导其进行必要的调整与改善。

记者注意到,有些是培训机构以高薪聘请儿童陪伴师,开出的薪资大多在10000元至40000元之间,甚至“上不封顶”,在职位详情中往往有“可全英语交流”“名校/留学背景”“教育相关专业”等关键词,个别也需要会开车、有“特殊教育经验”。有些则是家长关于儿童陪伴师的“需求帖”和部分求职者的“避雷吐槽帖”。

看上去“活少钱多”的儿童陪伴师,主要工作内容是什么?高薪请来的儿童陪伴师能否达到家长想要的效果?其中又存在哪些问题?

讲述 工资高但很不稳定

在上海工作的孟瑶(化名)是一名5岁孩子的陪伴师,她给记者分享了一天的工作流程:早上协助孩子起床、洗漱,准备营养早餐,培养孩子良好的饮食习惯,之后开车送孩子上幼儿园。从幼儿园回来后,整理家务、准备活动材料、学习育儿知识等。下午接孩子放学,与老师交流孩子在学校的情况。回家后给孩子准备点心,和孩子一起完成幼儿园布置的亲子作业,复习当天学到的知识。结束晚餐陪伴后,开始互动游戏,如搭积木、下棋等,随后还有感统训练。最后给孩子洗澡,阅读睡前故事哄睡后,一天才算结束。

记者采访发现,由于儿童陪伴师要做的东西多且专业,因此市场报价工资待遇普遍高于10000元每个月。

尽管看上去待遇很好,但有儿童陪伴师坦言,这份工作工资高但很不稳定,因为他们不是某个公司的员工,往往要等着和雇主签订第三方合同,不一定什么时候有工作,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工作就没了。没有五险一金,更没有其他福利,有些中介还要收取第一个月工资20%的“中介抽成”。有时候半年就会换三四个雇主,每次换雇主就意味着要重新融入一个家庭。

一些家长也有自己的顾虑:虽然对儿童陪伴师有需求,但由于这个行业起步晚,准入标准模糊,监管体系尚不完善,儿童陪伴师的品行、专业素质很可能参差不齐,自己很难放心将孩子“外包”给他们。

育儿「外包」货真价实吗?

儿童成长陪伴师来了



问题1 未列入人社部门职业目录

记者检索发现,目前儿童陪伴师并没有列入人社部门的相关职业目录,也就是说,这并不是一个官方认定的职业。

但在采访过程中,有中介机构工作人员表示,想要当儿童陪伴师,必须通过考试获取证书才能从事这项工作。

在浙江杭州从业的儿童陪伴师王楠(化名)告诉记者,有些中介机构要求求职者花钱考相关证书后才会帮忙找雇主。“目前并没有儿童陪伴师统一证书,市面上有的是机构发证书,一般是学完一期课程后发,更像是结业证书,证书在不同中介机构间不一定流通,还有些会要求求职者通过英语四六级、有驾照等。但这些证书都不是由中介机构组织考的,上来就收费的一定是骗子,希望大家提高警惕。”

记者注意到,还有部分儿童陪伴师急于找到工作,会故意美化自己的简历。

广东省某家政公司负责人刘蓓就曾遇到过这样的人,有的只在儿童乐园看护过孩子,却将自己说成具有丰富的陪伴儿童经验,还有的只是做过留学咨询相关工作,却将自己美化成有海外留学经历。

“市场上还有些培训机构只想赚快钱,收取家长和求职者的费用,对培训草草了事,导致这些机构派出来的儿童陪伴师专业素质较低。”刘蓓说。

问题2 谨防成为学科培训

儿童陪伴师本身的性质也有打擦边球嫌疑。记者采访发现,不少中介机构在招人或推荐时,都会着重强调陪伴师英语、数学、语文等学科比较突出,有些则将之前的教培经历作为卖点。

在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院副院长蔡海龙看来,儿童陪伴师是不是换了一个名字的“住家教师”,是否构成违规进行学科培训,主要取决于其所提供服务的性质和内容。如果提供的服务中包含学科类培训活动的內容,如以学科知识与技能培训为导向,主要内容涉及学科知识的学习,进行知识讲解和能力训练,可以依法认定为属于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的情形。如果其所提供的服务,仅限于陪伴孩子学习、运动、玩耍,协助家长解决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理和行为问题,不涉及学科类培训活动的內容和特征,则不应将其认定为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专家

建立完善职业标准 加强行业监管和自律

“目前来说还很难给儿童陪伴师作出精准定性。”蔡海龙说,儿童陪伴师以钟点工或居家的形式在雇主家庭从事有报酬的家庭教育服务活动,其所从事的工作可以归于广义上的家庭服务业,其身份可以被认为是家庭服务的提供者。从实践来看,儿童陪伴师的工作内容涵盖接送学生、陪伴游戏玩耍、心理咨询辅导、家庭教育指导等范围不定的内容。从法律性质上来看,属于在一定期限内,接受家长指挥与安排,向家长提供劳务,由此获得报酬的行为,其与家长之间构成雇佣合同关系。

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教授姚金菊指出,儿童陪伴师属于尚未纳入人社部职业目录的新兴职业,因此其存在职业标准和认证体系不清晰、缺乏行业监管与自律、适用法律规范不明确等多种问题。应从以下几方面考虑以规范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建立明确的职业标准和认证体系。当前行业缺乏明确的职业标准,求职者通过参与各种线上培训课程美化自己的教育工作经历,但实际工作后却不符合家长期待的案例有很多。因此应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特征和学习规律设置儿童陪伴师的职业标准,对从业人员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和职业培训等认证体系予以科学设置。

姚金菊说,可通过在线课程、研讨会等形式进行职业培训,学习最新教育趋势和儿童发展理论以提高儿童陪伴师的专业能力与水平,也为家长提供清晰透明的雇用儿童陪伴师的行业标准。

进一步加强行业监管和自律。目前该行业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规范的交易平台和有效监管,当前部分雇佣合同通过家政平台或社交网络予以建立,仍存在不缴纳社保、平台抽取高额中介费、薪酬体系不明确、权益保障机制不够透明和规范化等问题。同时,由于该行业涉及学业指导、家政服务等多重角色,其监管主体还有待明确。

监管部门应定期对中介平台、从业机构和服务人员进行检查,及时发现和纠正违规行为,保障双方的合法权益。此外,在该行业发展较为成熟后,建议设立行业自律组织,通过制定行业发展规范、提供职业培训指导、建立服务质量评估体系等措施以提高行业的自我净化能力,改善当下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局面。

在未来的法律规范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应进一步明确儿童陪伴师的法律地位和监督管理机制,以保护儿童和家长的权益。如对从业人员道德品行的考察和规定,是否有过犯罪记录、师德失范行为均是行业准入制度的重要考虑因素。

提醒

家长不能缺席陪伴

蔡海龙提醒道,专业的儿童陪伴师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家长解决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难题,能够满足一些家庭对于高质量教育的需求,对于孩子的学习、成长和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儿童陪伴师就可以取代父母的角色和作用。如果将父母的教育职责打包完全交由第三方来履行,会导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缺少必要的亲子陪伴和亲子交流,不仅不会达到理想的教育效果,甚至有可能对孩子的心理和行为产生负面影响。

“家长应明确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是第一责任主体,而儿童陪伴师及其他辅助只是起到辅助、支持的作用。家长可以依据家庭的实际情况选择儿童陪伴师,但不应将孩子成长的陪伴完全交由儿童陪伴师来完成。”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育局长专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方华说。